



林业文艺丛书

琼林宴

中国林业出版社

PDF

藝文叢書

椰林宴

(相聲)



林業文藝叢書
瑣·林·裏
(相聲)

中國林業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安定門外和平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7號

東單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787×1092毫米·8印張·18,000字

1960年3月第一版

196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4,300冊 定價：(7) 0.09元

統一書號：10045·704

目 錄

一、瓊林宴..... (1)

二、雙猷禮..... (15)

三、萬紫千紅繞管房..... (19)

琼林宴

李維信·于世德

甲：今天我們說的這段相聲叫琼林宴。

乙：這是一個新排的節目。

甲：還不成熟，今天我們演一演它，主要的是請同志們給提一些寶貴的意見，然後我們根據大家的意見再修改補充。

乙：對呀，必須經過觀眾鑑定。

甲：不但我們文藝工作，現在什麼工作也是一樣，就拿我們的工業來說吧，有什麼新產品就要舉辦個展覽會，一方面介紹經驗，一方面讓群眾來鑑定，好作進一步改革。

乙：互相學習么。

甲：我們的演出，也跟展覽會的性質差不多。

乙：怎麼差不多呀？

甲：展覽會上有什麼條件，咱們有什麼條件。

乙：是嗎？人家展覽會有新產品。

甲：咱們有新段子。

乙：人家有技術革新。

甲：咱們有藝術改革。

乙：人家有模型、图表。

甲：咱們有演員。

乙：人家那图表掛在牆上。

甲：咱們演員……。

乙：掛牆上？

甲：站台上。

乙：人家有解說員。

甲：咱們有報幕員。

乙：那解說員能跟報幕員一樣嗎？

甲：起的作用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幫助觀眾了解自己看到的對象，不過解說詞不一樣，解說員是給機器作介紹，報幕員是給演員作介紹，演員跟機器的改革也不一样。比方說展覽一部機器，解說員拿着小棍往旁邊一站，“這是我們廠的一部機床，原來它只有240轉，現在我們把它改革了，把齒輪放在這兒，又加了一個，皮帶加長了，現在它有480轉，提高了效率一倍”。

乙：是把機器改裝了。

甲：機器能改裝，演員就不能改裝。

乙：是嗎？

甲：真改了，您听着也別扭，演員往這一站，報幕員也拿一根小棍給介紹“這兩個人原來就能說一段相聲，經過改革以後能說兩段相聲了，這是因為他們能把兩耳朵摘下來，合在一起接在腦門子上”，等於多了一個咀。

乙：那怎麼帶帽子呀？

甲：一切革新都從實際出發，得多用腦子。

乙：手脑并用嘛。

甲：自从大跃进以来，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闹技术革命，发明创造的奇跡，数不胜数，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乙：噢，以前没有？

甲：有是有，比不了现在呀，就拿历史传说当中的鲁班来说吧。

乙：那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工程师了。

甲：据说他还造过不少工具哪，你就说锯吧，那就是鲁班造的。

乙：要说他造那大锯用处可真不小。

甲：怎么不小哇？

乙：在鲁班没造锯以前，这么粗的大树，得用好几个人拿斧子砍，半天才能倒。鲁班造锯以后，就用两人拉着大锯，一会树就倒了，比斧子快多了。

甲：快多了？那我问问你，在森林里要用鲁班发明的那个锯两个人拉，要这么粗的大树得多大时间？

乙：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呀。

甲：现在几秒钟就行。

乙：还是用那“拉大锯，扯大锯”吗？

甲：还是“姥姥家唱大戏”哪。

乙：现在用“姥姥家唱大戏”啦？

甲：什么姥姥家唱大戏呀！现在用的是油锯，这种油锯的优点是伐木快，分量轻，一人拿着，锯这么粗一棵大树几秒钟，这比鲁班发明的那个怎么样？

乙：快多了。

甲：现在不少林区工人伐木用油锯了。

乙：这可真是新鲜事。

甲：告诉你吧，现在林区的新鲜事多啦，我说出来你就得承认新鲜。

乙：还有什么新鲜事？

甲：好几丈长的大木头满天飞，你说新鲜不新鲜？

乙：怎么回事？

甲：这是林区工人在运输工具上的改革，创造的无动力架空索道，不用电力让木头顺着绳索的轨道，“日——”很快的从山上运到山下来了。你说新鲜不新鲜？

乙：新鲜。

甲：过去清理林场和制材厂的时候，锯末、碎木头得化很多的钱，把它运出去扔了。现在锯末里能提出酒精来，碎木头能压制纤维板，还是高级用品，你说新鲜不新鲜？

乙：新鲜。

甲：过去一棵红松得一百年才能成材，现在用人工培植，三十年就成材，你说新鲜不新鲜？

乙：新鲜。

甲：过去的林区的女同志就能做家务事，现在能开火车。你说新鲜不新鲜？

乙：新鲜。

甲：林区的女同志还能开拖拉机，你说新鲜不新鲜？

乙：新鲜。

甲：林区的女同志还能生小孩，你说新鲜不新鲜？

乙：新……不！这可不新鲜，那儿的女同志不能生小孩呀？

甲：什么小孩呀？

乙：第二代，小宝宝哇。

甲：不，我說的是林区的女同志搞副业生产，种的那人參，跟小孩似的，你說新鮮不新鮮？

乙：这可新鮮。您說的这些新鮮事出在哪个林区呀？

甲：自从大跃进以来，全国那个林区都有不少这新鮮事呀。

乙：这么办吧，您給我說一个比較近的林区，有時間我去看看去。

甲：我給你介紹一下伊春林区吧。最近我还參觀去來着。

乙：就你一个人去的嗎？

甲：那次去的人可多了，有賀胖子、赵大个儿、小张、老刘、王大炮……。

乙：您先等等，这都是誰呀？

甲：我一提你准認識，賀胖子是个小矮个儿，北京人，一說話总是“您、您”的，沒事爱喝几盅，他正名叫賀本金，大伙都管他叫“喝半斤”嘛，这回想起來了吧？

乙：我想起什么來啦？那赵大个是誰呀？

甲：他是造船厂的工人，上海人，长的更黑，更高个，爱打籃球，还爱唱黄梅戏，有个小毛病，一坐汽車就爱打噴涕。

乙：他記得倒真清楚。小张是？

甲：小张是个女同志，从汉口來的，今年不到二十岁，高鼻梁大眼睛，梳两条大辮子，整天咀老不閉着，誰說話她都答得上。最爱唱評戏，最近才搞上对象。

乙：我說你怎么都知道？

甲：那老刘是从兰州來的，二十多岁，最爱唱……。

乙：行啦！干脆你別一位一位的介紹了，您說說那天是怎麼去的？

甲：那天我們是下午去的。我們這二十多人坐上了森鉄小火車，一會就到了伐木場了。我這麼一看哪，哎呀，太美啦！

那真是綠色海洋，漫山遍嶺，

參天古樹，高入雲層，

森陰遮天，綠而不悶，

陽光透入，照的工人面通紅，

伐木工人，日夜勞動，

呵氣如雲，干劲直沖斗牛宮。

我們誰見過武松打虎，

我們誰見過霸王舉鼎，

伐木工人就是用舉鼎的力量抬木裝車，

用打虎的勁頭放倒了紅松，

鐮鋸銀光閃閃，

伸巨掌揮闊斧斷木叮咚，

萬條原木河中流送如巨龍殘水，

拖拉機來往集材似烈馬奔騰，

四面八方傳來了勞動者緊張而又愉快的歌唱，

這歌聲表達了勞動者的心情，

什麼叫天寒地凍，

什麼叫暴雨狂風，

為了建設社會主義，

這些困難在林区工人面前等於零，

乙：這歌聲多麼令人興奮，

這歌聲多麼令人激動。

我真想当个伐木工人。

甲：欢迎！欢迎！

乙：可是我又舍不得不说相声。

甲：你这不是废话吗？

乙：不是废话，我挺得学习林区工人的干劲，今后也准备有计划的参加这样的体力劳动。

甲：不但你呀！那天我们大家都受感动，贺胖子非要参加义务劳动帮助工人装车不可，王大炮一看表说不行了，还差两分钟就下班了，贺胖子说咱们不会多干会儿么！王大炮说不行每天这时候下班了，工人们你往回叫都叫不回来，还干着活呐！今天可不行咱得先开个联欢会，明天你们是一边参观一边劳动好不好？

乙：哎！王大炮不是跟你们一块去参观的吗？他怎么出这主意呀？

甲：不！他是林区工人，林区工人听说我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让王大炮先问问我们各地的跃进情况，同时也想了解一下通过自己的劳动所采伐的木材在各地所起的作用。

乙：关心自己的劳动果实。

甲：当时王大炮把我们领进了食堂，上茶，这会伐木工人全来了，我一看，这些伐木工人一个个是头戴安全帽，身穿作业服，真是精神百倍，身体健康，我跟人家一比我这体格差远了。

乙：哎！照我这体格比怎么样？

甲：跟你比？那伐木工人的胳膊比你的大腿还粗。

乙：嘿！

甲：那大腿比你的腰还粗。

乙：真棒！

甲：那手指头比你的脖子还粗！

乙：聽你說的我也太慘了。

甲：反正是都够魁武的，王大炮一看大伙都坐好了，馬上宣布开会。他首先发言：“大家从各地來到我們林区，我很高兴，更主要的是大家不但在工作生产上都是好样的，在开展文娱活动方面也是积极分子，我听说大伙会的可真不少，什么吹打拉弹带西乐、梆子腔、二黄调、京韵大鼓连花落、京剧、薛剧湖广调，二进宫三上桥，林冲夜奔，连环套”。

乙：好，他这大炮改机关枪了。

甲：我建議我們大家要尽情的歌唱，我說我們要尽情的談心。

乙：对！

甲：賀胖子答應了“我們还要尽情的喝酒”。

乙：他又想喝酒了。

甲：王大炮說喝酒咱們可有的是，來吧，大家先尝尝我們自己釀制的椰柿酒吧！

乙：什么是椰柿酒哇？

甲：是山区的一种野果子釀的酒，这会王大炮把酒倒在杯里，那个顏色紅的那么透亮，那个味香的那么扑鼻，在賀胖子臉前头一幌急的賀胖子那脑袋跟着王大炮的手直轉悠（聞）。

乙：行啦，我酒癮也上來了。

甲：王大炮說現在酒是斟上了，不过我們可有个要求，联欢会么，我們听说老賀是从北京來的，京剧的花脸唱的好，現在欢迎他來一段怎么样？

乙：老賀都要瘋了，這時候聽他唱：

甲：賀脖子馬上就接上了，“單在這個時候叫我唱戲，扎扎哇呀……”。

乙：怎麼啦？

甲：酒饞的。

乙：他怎麼唱的？

甲：（唱）祖國首都北京城，
黨領導咱全國人民躍向繁榮，
工業飛速向前發展，
煤炭的產量超過老英。
我們門頭溝煤礦創奇跡，
生產指標一躍再躍滿堂紅，
為超英大面積開采須要更多的礦柱用，
你們興安嶺按數支援把任務完成。
在首都大規模的建設迎國慶，
獻禮的建築一幢幢屹立入雲層，
工人們心精手巧修造的多壯麗，
美化了祖國的首都真光榮。
這建築的木料來自興安嶺，
上等的木料是紅松，
我越說越唱心高興，
不用你讓我先來一盅，哆哆哆。

乙：那來的鼓哇？

甲：他把那盅酒喝了。

乙：他可真够急的。

甲：大伙這會說“再來一個”。

乙：那就再唱一段吧。

甲：賀胖子站起來說了（學上海話）老賀已經滿吃力了，
聽伊歇他一歇，一日到夜唱京戲沒啥意思，讓我唱段
黃梅戲請你們听听。我唱的不灵，大家勿要笑（向
乙）你明白了吧？

乙：我糊塗了，老賀喝多了是怎么着？

甲：沒有哇！

乙：那怎么說話这味了？

甲：这回是赵大高答查了，他不是上海人嗎？他听賀胖子
唱的挺好，他也要來一段。

乙：他的黃梅戲不是唱的最好嗎？

甲：那天他就唱的黃梅戲。

乙：那段呀？

甲：天仙配路遇董永唱的那調子，內容可換了。

乙：什么內容？

甲：唱的是造船厂的跃进情况。

乙：你給學學。

甲：學不了，天仙配那段是槐樹作媒，得槐樹先唱完了，
他才能接着唱啊！

乙：不要緊，我給你配个槐樹。

甲：那也不行，你一唱槐樹那詞，我又得接董永那詞唱。

乙：沒关系，我也換換詞呀！

甲：行嗎？

乙：你听啊！这回你代表赵大个，我給你起头你接着唱！

甲：好！你唱吧！

乙：××（乙名）开口把話擰呀把話提。

叫聲××（甲名）你听知，

你今唱段黃梅戲，

你把那航运事业提一回，提一回。

甲：（接唱）万流行创奇迹，
乘风破浪高举红旗。
解放后党领导咱走向工业化，
造船的任务靠我们自己，
祖国的船航行在海洋里，
制造那万吨巨轮也不出奇。
造船须要用钢铁，
造座仓也不能把上等的木料雕。
兴安岭木料运进我们厂，
堪称是互相支援，全国一盘棋。

乙：××开口把话提……。

甲：你没完了，我一看会刚开始大伙就这么唱一会就疲劳了，我得调剂一下空气了，这会我拿个瓶子倒了一杯酒，同志们今天我们到了林区，首先看见了林区工人的干劲，又听老贺老赵介绍了各地的情况，我感到祖国太可爱了，说到这里我把酒杯举起来，“为了庆祝全国在大跃进中取得的成就而干杯”……。

乙：你怎么吐了？

甲：不是酒哇！

乙：什么呀！

甲：香水精。

乙：啥！你怎么喝香水精啊！

甲：是这么回事，林区里正搞多种经营，工人们解放了思想从松针里提出了高等香料，这种香料在世界上都是稀罕之物，这是试制的第一批成品，人家听说小张是从汉口远道而来的特别拿出两瓶来送给他的，这一下

讓我給喝了半瓶。

乙：你比賀胖子還急。

甲：小張一聽是送給他的趕緊站起來了。

乙：道謝！

甲：唱上了。

乙：唱上了？他唱的什麼？

甲：他的評戲唱的好哇，用評戲的調子唱的長江大橋。

乙：怎麼唱的？

甲：（唱）橫跨長江一條龍，長江大橋早建成，
轟動世界大建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行。
修建大橋任務重，全國支援不停頓，
鋼材水泥一齊送，興安嶺的木料也及時供應。

乙：（拉過門）。

甲：你这胡琴拉的還可以。

乙：告訴你吧！京、評、曲、歌，我都能伴奏，帶弦的就能拉，帶眼的就能吹。

甲：蘭州來的老劉，京劇的小生唱的好，你能伴奏嗎？

乙：行啊？那天他怎麼唱的？

甲：他唱的是修建蘭新鐵路，他自己的感受。

乙：你唱吧我給伴奏。

甲：（念白）蘭新鐵路長，蘭州到新疆。

乙：這不是唱啊！這怎麼伴奏哇？

甲：怎麼不能伴奏？台，台。

乙：打鑼也算吶！你接着念吧！

甲：沙漠上面鋪鐵軌，乃為當前的工程一項，
從蘭州到新疆，單購枕木這一項。

乙：有多少根呀？

甲：不少根啊！

乙：他也不算上來了。

甲：这条铁路意义重，若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万难修通。

玉門石油得运送，矿藏开发无穷，
大量建设物资，日常用品往新疆运送。

乙：互相交流么！

甲：这条铁路的沟通，也有那兴安岭上的英雄。

甲：（唱）綠树参天兴安岭，兴安岭上出英雄，

（金）向兴安岭上日夜劳动的英雄們致敬 致謝 哈哈
哈。

乙：真有感情。

甲：誰提起祖国的建设能不高兴啊！他这一高兴把王大炮
也勾起来了“我说两句”。

乙：他怎么說的？

甲：他用二人轉的調子說了說林区林的情况。

乙：二人轉可好听。

甲：唱的好听，喇叭一吹更好听了。

乙：那喇叭我可会吹。

甲：是吗？二人轉有个片子叫八出戏会吹唱！

乙：你一說我就吹的上来。

甲：你能吹的上来，我就学学王大炮唱的那八出戏吹这点
（学）。

乙：就这个呀（吹洋号点）。

甲：是这出操吧，吹这点（学）。

乙：嗨！（又吹洋号点）。

甲：你可真笨，这么吹（吹洋号点）我也错了不是。

乙：行啦！您凑合着吧！